

湖光山色秀，层林尽染秋。日前，第七届全国网络文学征文颁奖典礼在泉城济南举行，笔者以记述家乡焦作陶制产品水缸为主的《水缸记》荣获奖项。中国散文学会会长叶梅老师还题词以资鼓励。书香泉城那清澄之水，映照出那些年关于水缸的记忆。

——题记

# 水缸记

□王保利



## 一

儿时最清晰的回忆莫过于对生活的记录。

彼时，在焦作矿务局（焦煤集团前身）王封矿家属区，家家户户的厨房里，都放置着一口陶制的水缸，一摞多粗、一米来高，古朴厚重得像五大三粗的大老爷们似的。过年贴春联的时候，也没有忘记它，会在缸体的正面贴一张“川流不息”，希望生活如水缸里的水一样丰满盈实，彰显着人们最质朴的祈愿。

上世纪80年代以前的矿区，自来水管只接到一个排房头，几十户乃至上百户共用一个水管接水。于是，家里都需要准备一口大水缸，每天早上的首要任务就是去挑水，把缸挑满，才安心去上班、上学。做饭、洗衣服、洗澡等，都要用这缸水，所以，水缸在家里有举足轻重的位置。

在烟火缭绕的早晨，最常听到的是“水缸满不满”的话语。倘若哪家哪一天没有把水缸挑满，而导致断水的现象，那可是了不得的大事，埋怨声此起彼伏，喝斥声不绝于耳。上世纪90年代，家里陆续用上了自来水，水缸也逐渐退出了家庭的历史舞台。

水缸，一般都是用陶土烧制而成的，缸体中间表面涂着深棕色釉面，上沿和下边大多数还是粘土的本色。小时候，疯跑了半晌儿或放学回家，第一件事就是直奔水缸，拿起水舀咕咕咚咚喝上半瓢水，那叫个爽。

水缸，规格型号众多，家庭常用的是中等型号，大的能盛三四担水，小的能盛一两担水。最小的当属煤火台里嵌进去的直径为0.3米左右的小温缸，冬天用个热水相当方便。我见过最大的缸是故宫博物院的铜制大水缸——“吉祥缸”，每尊高1.2米，直径1.6米，据说它的主要作用在于消防。尽管材质不同，可毕竟也是水缸家庭的一员。

说叫水缸，只是缸的俗称，其实，它除了盛水之外，还能装其他东西——装米的叫米缸，装面的叫面缸，油坊里的叫油缸，还有腌菜缸等。想起小时候春节蒸的枣花馍、菜馍、豆馍等，全都放在缸里保存，一直吃到农历正月十五。

陶制的水缸有两三指厚，既墩实又结实，但经过岁月的磨砺，难免磕磕碰碰，即使破损了也舍不得扔掉。人们会用铁丝、竹篾打上几道箍，仍然可以用来装粮食。记得我家的水缸，父亲就用8号铁丝上下拦过几道，拧绑得结实结实。

现在各种酱料制品应有尽有，到超市会晃花你的眼。可那些年代，都是在夏天自己做西瓜酱。在敞口的小陶瓷缸里，放进晒过发酵后“绿衣白毛”的白豆，放进西瓜瓤，用塑料布将缸口蒙严捆紧，搬到平房顶上，暴晒一星期后即可食用。在那物资贫乏的年代，西瓜酱可谓是美味，在你品尝时一定会致敬小陶缸哩。

如今，人们还会时常想起以前用过的水缸，缘于对那个年代的怀恋。

## 二

“柏山缸，期城姜，七方的姑娘不用相。”我们居住的矿区距柏山只有几公里，常听老辈人说起这首极具文化特色的民谣。

柏山陶缸品种多样，主要有：缸、川、盆、罐、坛、瓮、火口等，具有夏天盛水不臭、阴天储物不潮、储粮不霉、腌菜不回味等优势，价格低廉，经久耐用，曾远销西北、华北，深受群众欢迎。

博爱县柏山镇柏山村陶缸生产历史悠久。柏山窑又叫清化窑，属北宋当阳峪同期窑，明代时转为民用瓷生产，柏山缸就是那个时期的结晶。

明朝万历六年（1579年），柏山村许同泰从山西阳城请来工匠，开始生产陶缸，因产品色泽艳丽、质量上乘而颇受人们欢迎。当地有这样的说法：“不怕天旱，只要轮转。”意思是天旱会影响庄稼收获，影响生活，但只要制作缸的盘轮一直转动，制缸不停，收入就有保障。到清嘉庆年间，柏山缸业发展初具规模，全村缸窑发展到60多家，工人250余人，年产陶缸60万套，誉满中原。

从此，柏山缸作为“北宋名窑”之一在焦作陶瓷史中坚守了近500年。柏山缸在极盛时期，柏山村东西两边山坡上各5公里长，均为陶瓷生产作坊，场面非常壮观。柏山陶瓷产品的材料均为当地太行山特有的矿物原

料，经过特殊工艺和烧制发生窑变，入窑一色，出窑万彩，精品就是天目釉瓷。这一产业在历史上对养活柏山村及周边村民作出了重要贡献。

民国期间，柏山村有缸窑120多家，180多盘轮，工匠700多人。1938年日军侵占博爱后，绝大多数缸窑倒闭。解放后，柏山缸业开始恢复，1983年有缸窑40多家，72盘轮。进入21世纪后，由于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习惯的改变，原来作为盛粮和水的瓷缸产品需求量锐减，柏山缸业逐渐走向衰落，这一古老产业停产多年，技艺濒临失传。

令人欣喜的是，2009年，柏山缸制作技艺被列入河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。目前，柏山村一些上了年纪的制缸工匠正为此努力，想办法将这一古老技艺传承下去。

2022年4月底，在文化部组织的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陶瓷培训班上，与会专家对柏山窑及作品给予很高的评价，认为柏山窑黑釉系列是国内陶瓷行业的精品，前景十分广阔。相信在不久的将来，柏山缸等陶制产品将恢复生机，重现辉煌。

## 三

水缸，不仅是盛水、装食品的器具，它还有很多故事，还有许多传说。

记得在多部影视剧里，出现过日本鬼子突然进村时，民兵或乡亲急中生智跳进水缸逃过一劫的情节。司马光砸缸的故事更是家喻户晓。司马光砸破的岂止是水缸，他砸破的是人心深处根深蒂固的惯性！

我在陶渊明的《搜神后记》中，看到了描述田螺姑娘的故事。虽然讲的是善有善报的主题，但暗含了逆于常人的思维。苏童有一篇《水缸里的文学》，也有逆常人而行的道理。别人听这个童话，就盼望也能成为里面的主人，也能拥有一只神奇的田螺；而苏童说的却是，这则童话启发了自己的阅读、想象和好奇心，凝视水缸成了自己最早、最好的阅读方式，多年来，他一直在写作中重复着一个揭开水缸的动作，实现了自己的文学梦想。

在阅读梁实秋先生的《雅舍杂文》一书中，看到英国诗人格雷有一首有名的小诗，写一只猫溺死于金鱼缸内，其亦谐亦讽在兹不赘，倒是开头两句很是让人好奇：“是在一只大瓷缸旁边/上有中国彩笔绘染/盛开着蓝花……”可见我们的缸盆在18世纪已经飘洋过海，受到异域者的青睐。

## 四

人们往往对心生情感的事念念不忘，我对水缸也是如此。那年到山阳区新城街道苏荫村写村歌采风，工作人员领我上至二楼村史展馆，一瞧见陶制的川口、瓦瓮、不等三件老物业，我立马驻足，眼睛放光，有种久违的亲切感。这些陶土制成的物件，在默默述说着历史。

暮春时节，有幸去修武东风老师的酒坊造访，见识了店里那两尊透光透影的陶瓷大酒缸。望着、想着，我氤氲在酒香中，仿佛被原酒的香气醉倒了。同时，感到东风老师在酒缸、酒坛所赋予的丰富意蕴中，撰写出的美文更加醇厚浓郁，芬芳悠长。

就在收笔之时，没想到在太行山麓见到大大小小十几个水缸。我像发现宝贝似的，甚是欣喜。从缸沿上的印记看出，有“焦作耐火厂”的字样，这都得益于焦作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。十几口老水缸，虽然面目全非，可在阳光的沐浴下，闪烁着深邃的光泽。我走到这些水缸旁，抚摸着—具具孤寂的身体，姑且算作抚慰一下相互的心灵。

瞧着这些陶缸，让我不由想起被誉为天下制陶业始祖的宁封子，他是黄帝时期宁邑（今修武）人。由于烧陶技艺高超，被黄帝聘为陶正，也就是管理制陶的官员。巍峨太行，赋予陶土执着、坚韧的性格，难怪陶缸有太行刚强、坚毅的品质。焦作，北依太行，有烧制陶瓷的优越条件，古代与现代，制陶业曾方兴未艾，风靡一时。更引以为傲的是，焦作市陶瓷工业文化创意园正在筹建中，令人期待！

家乡焦作从不缺少文化，从制陶业可见一斑。李封天目瓷窑遗址是继修武当阳峪窑之后，又一处宋金时期北方民窑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。天目瓷的特征是黑釉和酱黄釉在高温烧制过程中发生窑变，瓷器表面呈星点状结晶体，这种结晶体对光的折射能产生如海边“夜空中的星辰”般的效果，看后让人感觉高深莫测，神往敬仰，被誉为“碗中宇宙”“天的眼睛”。李封天目瓷为中国陶瓷艺术中的一枝奇葩，它以巍巍太行山土为材料，汲取北方诸民窑之长，有“千金易得，一曜难求”之美誉。

真是日有所思，夜有所梦。晚上，我做了一个梦，梦见自己在乡下租了两三亩地，开办了一个“水缸博物馆”，把过眼云烟的历史都收纳珍藏在里面。